



一壶秋思寄与谁

外孙百日宴那晚，我和老伴接了我年近八旬的父母，准时来到饭店。比我们早到的亲家赶紧招呼我们入座。刚学会与人“啾呀”互动的外孙，似乎格外兴奋，手舞足蹈，一刻也不消停。大伙儿逗他玩，一片欢声笑语。

待众人坐定，女婿为几位能喝酒的长辈一一斟满老酒。我的目光移离了外孙，落在眼前那杯白酒上时，一股思绪，一如酒的醇香，慢慢飘散开来……

记得那年，我在上海读大学。中秋节学校放假，我突然萌生了去另一个城市看望外公的念头——外婆在一年前去世，不知外公过得怎么样？既然是看望外公，不能空手登门。买什么礼物呢？对于好喝几杯的外公来说，酒自然是首选。我来到校门外的食杂店，花5元多买了塑料绳捆扎的两瓶白酒以及油纸包裹的六个月饼。在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，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，这些可算是“高大上”的礼物。

我上午9点出发，乘船、坐车加步行，到外公家已是黄昏时分。步入月色斑驳的小院，透过半掩的屋门，瞥见昏黄的灯光下，外公正枯坐在八仙桌旁吃着晚饭，散乱的白发分外醒目。我推门近前，一声“外公”让他如梦惊醒、愕然不已：“你吃饭了吗？我给你盛饭。”看着饭箩里的半碗剩饭以及桌上半碗咸菜、半碗芋艿，好不心酸。我摊开月饼，转身到

暗乎乎的厨房摸索出两只饭碗，开了一瓶白酒，倒上，递给外公。从未喝过白酒的我，陪外公就着几个月饼、半碗咸菜、半碗芋艿，喝起了酒。这一晚，爷孙俩讲了很多话；这一夜，在月色和灯光中，我看见外公额上舒展的皱纹。

当年放寒假前夕，正忙着期末考试的我，惊闻外公驾鹤西去。外公去世十分突然：住院时查出他早已重病在身，要强、知趣的外公，怕给工作繁忙的子女添麻烦，一个人扛着，默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。后来听舅舅说，外公临终前念叨着我陪他聊天、喝酒的事，一副开心的模样。听着听着，我泪流满面，没想到中秋节与外公的见面，竟成了永别。

后来我问舅舅、母亲和阿姨，印象中喜欢给我讲山海经的外公，不仅人长得帅气，而且腹有诗书，写得一手好字。少年时家境殷实，青壮年时经商从政，一向衣食无忧、斯文儒雅，老来何以如此孤苦？真相是，外婆去世后，在城里工作的舅舅要接外公同住，以便照应，但外公死活不肯，理由是外婆的灵位设在城郊的老屋，按传统习俗，他每天要给服侍了他一辈子的外婆端饭供奉。于是乎，他独居老屋、独守光阴，工作繁忙的舅舅、阿姨只能抽空看望。我母亲远嫁异乡，自然去得少些。对于过惯了“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”好日子的外公来说，独自生活，其困苦可想而知。即便如此，依然与寂寞相伴，

守护着外婆的灵位，足见其夫妻感情之深厚。

“遥思桃叶秋江碧，一杯泪落肠是伤。”相伴着那年中秋与外公喝酒、聊天的这一段经历，我走向社会、参加工作。凭着个人的努力、组织的培养，不惑之年走上了县处级岗位，也算是事业有成。我想，假如外公天堂有知，一定会为我这个外孙感到骄傲。

在我由成长、成熟至知天命的人生历程中，虽说不清酒究竟是什么好东东，但也许是遗传了外公的基因，也喜欢喝上两口。虽酒量有限，且掌控有度，但与酒也算是打了半辈子交道。我明白，酒是有意蕴的。但凡逢年过节，我都会买上几箱老酒，孝敬同样爱喝酒的父亲和岳父，让他们每天喝个二三两舒经活血。平时无论工作多忙，都会抽时间陪他们喝上两口，因为我不希望“子欲养而亲不在”的悲剧重演。前年中秋，我带着家人、带着老酒，专程到另一个城市，请舅舅、阿姨等长辈到饭店，把真情注入酒杯，把回忆注入酒杯，为欢聚也为怀念。

沉默的时间，蕴蓄着谁都挡不住的力量。一晃30多年过去了，我也成了外公。外孙的百日宴，也许是掺杂了太多的个人情愫，我与亲家公等人，在外孙的“啾呀”声中，在一派喜庆热闹的氛围中，推杯换盏，把酒言欢，个个喝得红光满面。而这一幕，不知天堂中的外公能否看见？（丁东）

手牵手是最美的风景

踏着欢快的节拍，我和老伴前俯后仰、左右摆动、前伸后拉，在动与静、快与慢、刚与柔、涵与展的步伐中翩翩起舞，成为广场上一道风景。

伴随着我们俩位置和花样的变换，众舞友纷纷退出场外，被围观的老伴更是精神饱满、热情奔放。依据我双手的引导，老伴做出各种好看的花样，每个眼神、每个动作都极富感染力，不时引来舞友和围观者的掌声和叫好声。

“秘诀就是从相识到现在，三十余年，我们始终手牵手、心连心，让手牵手永远成为我们生活中最美的风景，从而达到心灵的默契。”一曲结束，众舞友们围上来，询问我们既配合默契又跳得好的秘诀。老伴回答完后，和我相视一笑。

老伴自前年退休后喜欢上了广场舞，什么“扇子舞”“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操”等，每种舞都学了三五天，最后她选择了“水兵舞”。“水兵舞又叫拉手，花样完全是靠男士双手用力的大小和方向来引导，我就是想和你手拉手跳。”问其选择理由，她理直气壮地对我说。

听了老伴的话，我想起了我们手拉手走过的风风雨雨。

1985年，我应征入伍的第二年，经人介绍，我和老伴认识。利用休探亲假的机会，我们第一次见面了。看到面容姣好的老伴，想想自己的家庭，我有些紧张地问：“我兄弟姐妹多，家庭清贫，正因如此我才当的兵，你能看上我？”老伴看到我紧张的样子，笑说“你家的情况我都了解了，我不看家庭，我只看重你这个人”。就这样，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。假期结束时，老伴去车站送我，我们各自听着对方的心跳，手拉起了手。

1986年，经过努力，我考上了军校。父亲一次次来信叮嘱我，大意是：过去咱家穷，光怕你不好找媳妇，匆匆忙忙地找了一个，没想到你能考上军校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。你既然考上军校，就应该为自己的前途早作打算，不能让一个农村姑娘拖累终生。老伴也来信说：你考上军校了，条件变了，你可以重新选择，我愿意放手。

对父亲和老伴的信，我都是一句话：一切等我毕业。1989年，军校毕业后，我不顾父亲反对，把老伴接到部队结了婚。婚礼上，我和老伴手拉手。老伴问我：“都是军官了，为什么还和我结婚？”我大声回答：“自从第一次和你手拉了手，我就要和你走到天荒地老。”老伴听了我的话，不顾婚礼现场的众人，趴在我肩上了。

再后来，我们手拉着手走过了随军、转业、租房、买楼、女儿出嫁、我从重病中站起等岁月，虽然艰辛，但都走成了最美的风景。

老伴常说，拉手是个无价宝，拉手夫妻感情好。早起出门手拉手，身心愉快向前走。晚上回家拉拉手，一天劳累无忧愁。灯下夫妻常拉手，心心相印共白头。

我们手拉手，从青春年少到步履蹒跚，在彼此默默注视中慢慢变老。这样的风景，无言也温暖，平淡也欢欣，朴素也华美。（杨金坤）

必要的损失

今年暑假，女儿一家四口回国探亲。某天，在华盛顿市郊上小学五年级的大外孙问我：“外公，我们中文课老师留了一道作业题：咱们常说‘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’，照这么说，肯定也存在‘必要的损失’喽！请同学们举个例子。”外孙又说，开学后，老师要求大家用口语回答，所以想让我教教他。

我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刚才咱们去

饭馆吃饭，东西都很贵，无论菜肴、点心还是酒水饮料，价格是咱家门口的小吃店或超市的三四倍，可是咱们不能饿肚子啊，也不可能嫌贵就打车回去吃完再回来游玩啊，海边风景区就是这个样子嘛，明明知道贵，可是贵也得吃，这就叫‘必要的损失’。”

“再比方说，外公家里一年到头总是放着一万元现金，为啥呢？防备

一旦晚上去医院急用。这笔钱要是存在银行里，一年有两百元左右利息，放在家里就是白放，问题是，家里没点钱不行啊，白放也得放，这是不是必要的损失呢？你琢磨琢磨这个理儿，然后用你自己的话讲出来。”

最近收到外孙的微信：“外公，我不但得了满分，还受到表扬，谢谢您！”（杜浙泉）

乐龄“悦苑”请您来坐坐

乐龄“悦苑”开张啦！这是为银发一族设置的一方休闲园地，旨在展示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获的精神风貌，搭建起媒体和老年朋友交流的平台。

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起伏，你可能积累了后辈们并不清楚的掌故与轶事；桑榆未晚为霞满天，充实的退休生活中，您可能一边莳花弄草、跳舞唱歌，一边含饴弄孙、安享天伦；也可能或悠游四方饱览胜境，或走街串巷品味风物……希望您不仅是见证者和行动者，更能成为讲述者和展示者。总之，只要是能增添情趣、愉悦身心的内容，都欢迎您将之化为随笔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作品分享给大家。来稿请发到邮箱：lelingwx@163.com，标题中注明“悦苑”字样。



背影

（李陶 摄）